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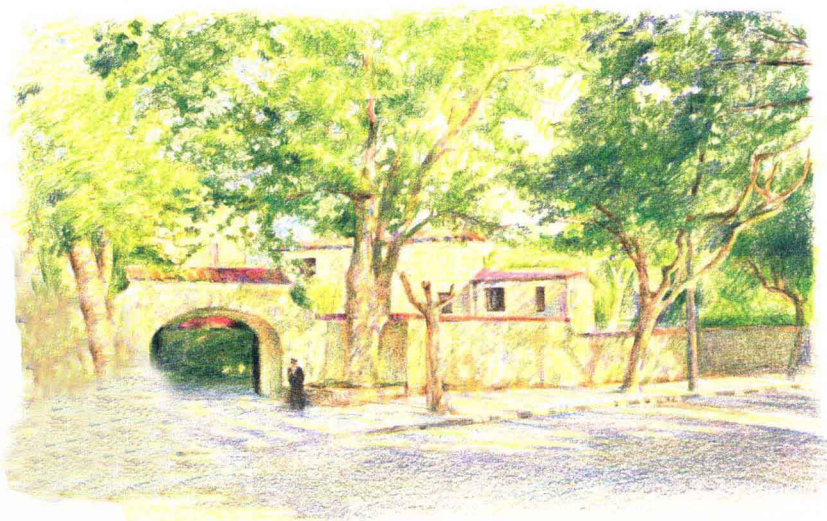
最美的上海

黄石 编著



最美的上海

黄石 编著



上 海 城 市 记 忆

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美的上海 / 黄石编著. —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-7-5438-9498-3

I. ①最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铅笔画—风景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③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J224 ② 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4244 号

最美的上海

黄石 编著

出版人 谢清风

出品人 陈 垦

责任编辑 夏新军

装帧设计 向典雄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

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(410005)

网 址 www.hnppp.com
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(200020)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2

印 张 10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498-3

定 价 88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10-80215073



001	陈 村	≈	代序
002	王 寅	≈	歌词
009	陈 丹 燕	≈	闪闪发光的寂寞
024	程 永 新	≈	文学是这个城市的气质
049	孙 甘 露	≈	此地是他乡
072	金 宇 澄	≈	叶师太
087	王 安 忆	≈	上海是一部喜剧
110	陈 东 东	≈	第一场雪
113	黄 石	≈	后记

代序



今年1月9日，黄石在“小众菜园”开了个帖子，宣告在画《最美的上海》。当天贴的图是上海的核心——俄罗斯领事馆和外白渡桥。图中远景是上海的电视台——东方明珠，它原先身材矮胖，图上看去居然有点挺拔的意思了。马路、大楼、塔、桥，这座名声最大的桥下不言而喻的江河，拼出上海的基本轮廓。

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，它什么人都见过，对谁都不在乎。人们逢场作戏地走过或一生一世地住下，它无所谓。这170年中人们拍照片很多，画它较少，以百幅的规模有预谋地画，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。被黄石画下来的会流传下去。画比石头和砖木更耐久。

历史留给上海从从容容的时间太少。战争和革命，破坏和停滞，占这170年中的更多年份。租界将城市割裂，城市曾遭异族占领，遭炮击和轰炸，遭遇以建设为名的拆毁。城墙早已不在，河道的多数被填没，人口和车辆暴增。外滩的大楼是上海的脸面，曾几何时，大楼内部被纤维板隔成小间办公——金融大厦显出它非常不实惠、不甘降格的品性。

这个城市的居民黄石日日走在上海的街道，出入各种室内空间。年轻的他曾是公交公司的调度员，拉响发车的铃声。40年前，他身背画夹，骑着自行车去写生。他用素描画石膏和肖像，用水粉和油画画楼房天空，画郊区的田野河渠，画工人的工作皮鞋，画哀悼者，画姑娘，还画自己。

后来的黄石跟绘画疏离，他当过记者，去过北美，寂寞得没办法又回到上海，打一份很艺术的工谋生，相妻教子。人到花甲，

差不多就这样了吧。谁知，有天他忽然去画了一只叫咪咪噜的猫，接着又让它迷失在外滩。现在看，这都是他画《最美的上海》的预演，他以一生为此做准备。黄浦江、外滩、街道、大树、姑娘，向他逼近，要他交出作品。

那是非常畅快的时刻，黄石再次生气勃勃。随手指点他记住的好看，指点上海的精华。那些美好都在他心里，取出来就是画。市中心之外，他画得最多的是他熟悉的西区——武康路一带、愚园路一带。现在，他也该算是“老上海”了，对老上海来说，上海就是中山环路以内，就是老的旧的建筑物和老树。

黄石画得真是精彩！他的画笔下，是人所居住的上海，是热土。他不画宽阔得像飞机跑道的马路，也不画马路下面的勾当。他的路是可以散步的，见天见光有风有雨有雪，有景可看。建筑的好看轮廓犹如少女的体态，令人遐想。城市中的许多细节，吞吐历史，也吞吐情感。每条马路、每座建筑都有自己的故事。那些人哪里去了？他特意画了路牌，大概是要告诉看官这便是今天的存在。有趣的是，有个热心青年在网上看到图画，找到实景拍下和画对照。

那么，欢迎您到上海来。欢迎在上海的您走一走这本书中的马路，凝神看一眼那些不朽的美，也将它们记下拍下。

有幸为相交四十多年的黄石兄的绘本写上一段话，我非常高兴。很久很久以前他说，哪天我写小说，他画我的小说插图，画成连环画；我说他的画出版，我写文字写得它像插图。那是多快乐的时光！谢谢他将我的书房画在书中，现在的我面对电脑，就是他画中的那个样子。祝他再画再画！

陈村

2013年6月

歌 词

文 王 寅

我带着一本没有读完的诗集
去公园赴一个约会
走过雾中的外白渡桥
银灰色的大桥 银灰色的大桥

有一座大桥连接了
布达和佩斯
电车像淡黄的鸟飞行
银灰色的大桥 银灰色的大桥

我的大桥连接了什么
我不知道
或许回来的时候会告诉你
银灰色的大桥 银灰色的大桥

如果我来不及回来
那么下午五点会有一群歌手
从桥上走下来，一群歌手，一群歌手，牙齿洁白
银灰色的大桥 银灰色的大桥

作于 1984 年

外滩黄昏

景观灯尚未打开的 17 时 15 分，匆匆忙忙从江岸过横道线返回汉口路。那时的外滩迷离与真实交织，百味俱陈。和平饭店、中国银行渐渐隐入雾霭，多少繁华与苍凉可以作证，它们却沉默无语……







九江路的唐常午后

20路电车从邮局门口开出来，偶尔，滑履在电网上磨出火花，这种平淡的场景让人怦然心动。几十年来，20路电车曾经是南京东路上唯一的线路，一直到70年代，还能够看到当年英商电车的“老卖票”，

他们谈吐得体、乐天、会英文。现在“老卖票”已经都不在了，南京东路成为步行街，再没有公交线路在此穿行。

北京东路圆明园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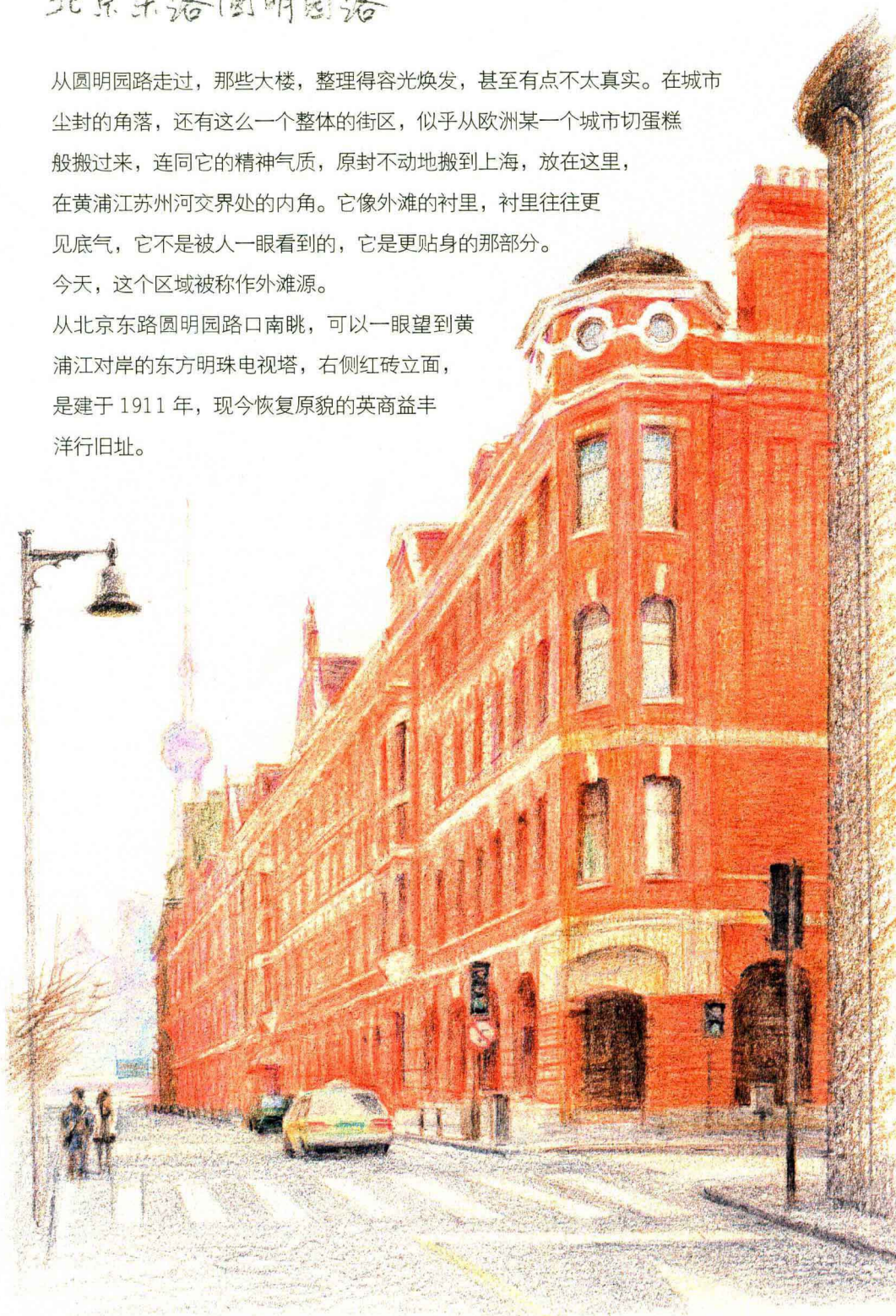
从圆明园路走过，那些大楼，整理得容光焕发，甚至有点不太真实。在城市尘封的角落，还有这么一个整体的街区，似乎从欧洲某一个城市切蛋糕般搬过来，连同它的精神气质，原封不动地搬到上海，放在这里，在黄浦江苏州河交界处的内角。它像外滩的衬里，衬里往往更见底气，它不是被人一眼看到的，它是更贴身的那部分。今天，这个区域被称作外滩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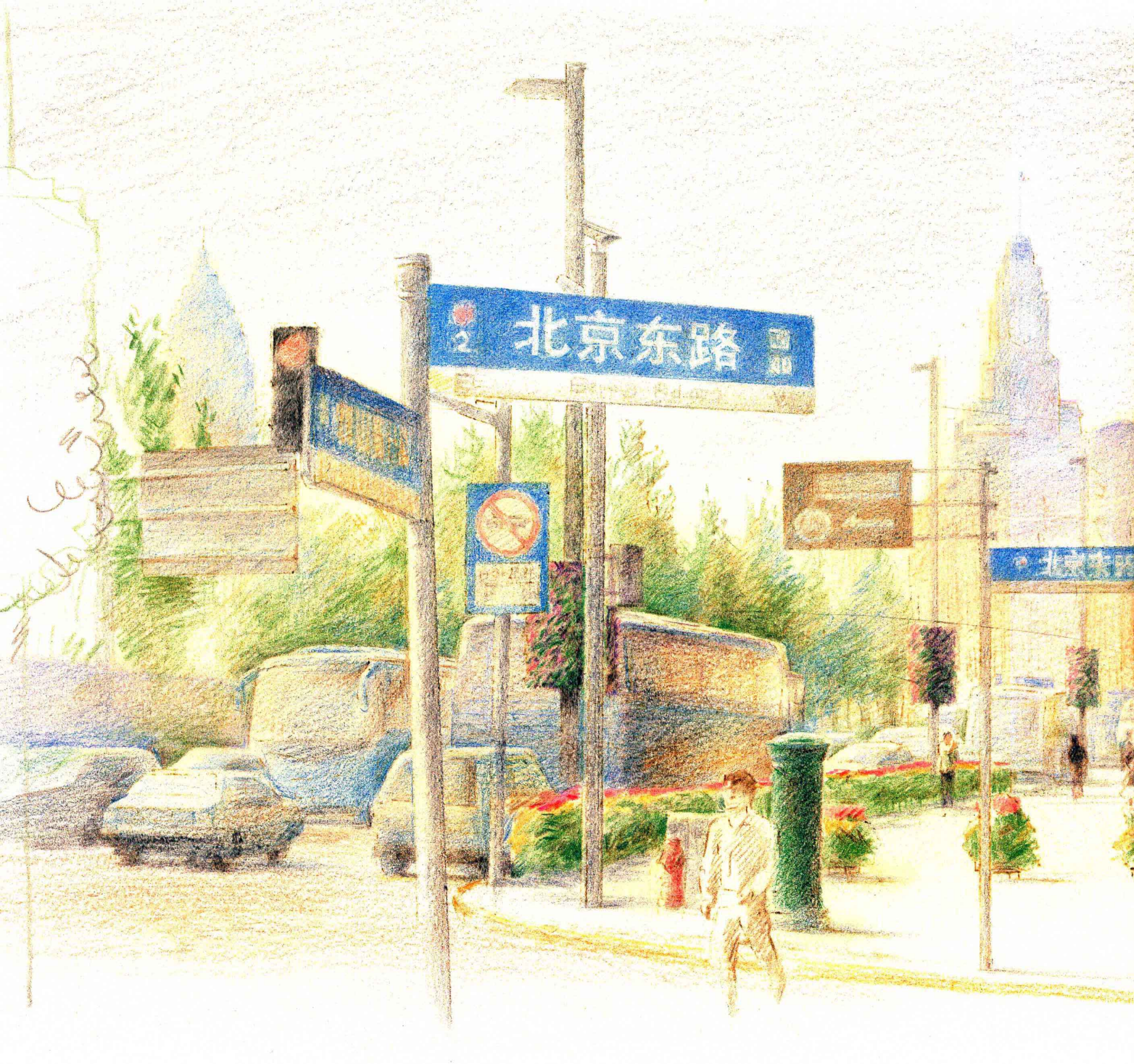
从北京东路圆明园路口南眺，可以一眼望到黄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电视塔，右侧红砖立面，是建于1911年，现今恢复原貌的英商益丰洋行旧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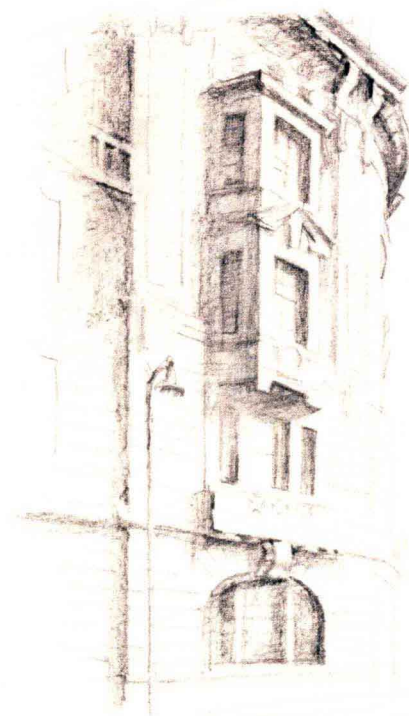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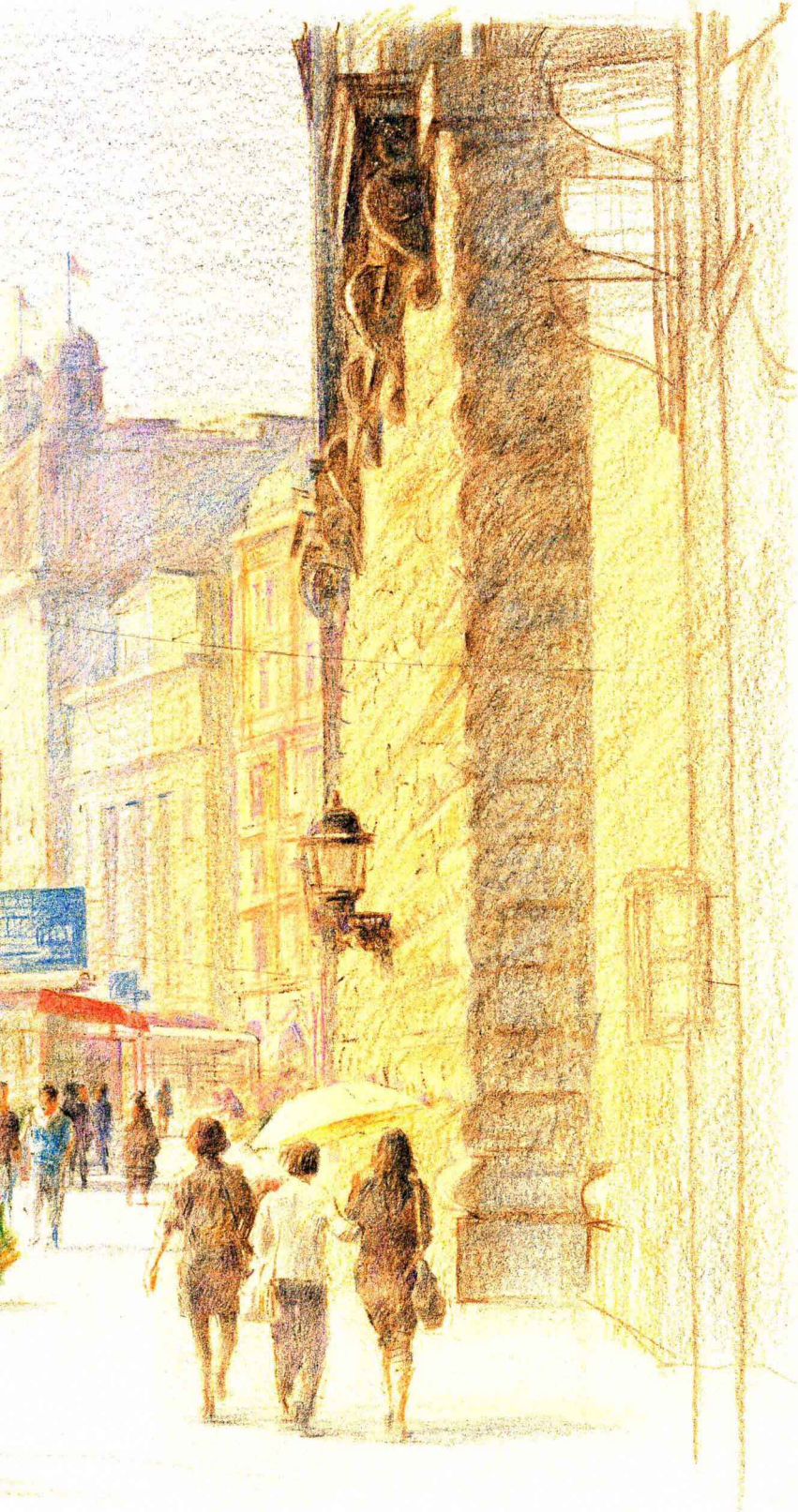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路江西路口

四明银行建于1921年的大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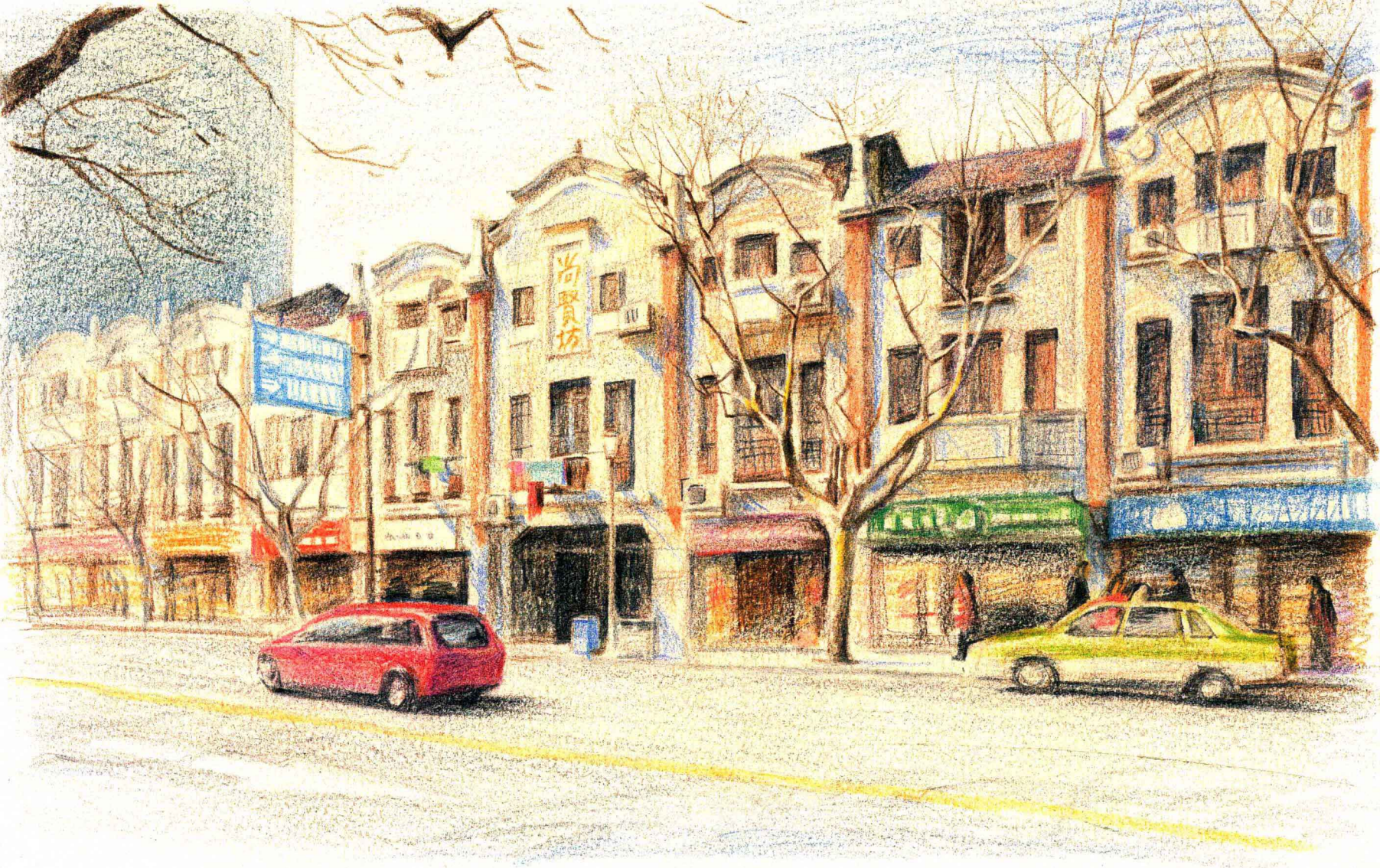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北京东路2号
原广播电台

北京东路外滩南眺

上海如果没有外滩是不可想象的，但是它和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并没有实际的联系，最多是精神上的。有时候，它更像照相馆里一个可以衬托着拍照的背景。很多人，当他不得不离开上海，远走他乡之前，总要到这里来看一看，看一堆和他没有关系的石头建筑，这是多么奇怪又可以理解的事情。



尚贤坊

淮海中路 358 号。有妇之夫郁达夫与 20 岁的王映霞邂逅于此，之后在尚贤坊 43 号居住。现在的尚贤坊，助动车群拥塞在过街楼下，晾晒衣物遮天蔽日。要是郁达夫王映霞再来，会以为跑错弄堂。

闪闪发光的寂寞

文 陈丹燕

如今我能这样形容上海，这是一个矛盾重重、错综复杂的城市，一个肮脏而无辜、斤斤计较而不设防、毫无清规戒律却又等级鲜明的欧亚混血儿，一个充满传奇而又非常宿命的、充满成功和死亡诱惑的巨大战场，我能说它是个伟大的地方。它之所以伟大，却不是因为以上的宏大，而是因为它从无数条喧嚣的街道、忙碌的大厦和闪烁的霓虹深处散发出来的哀伤。正是这种哀伤，综合了大街小巷里 ART DECO 闪闪发光的乐观和炫耀，综合了市民中坚忍不拔的市井计较，综合了通商口岸城市的暴发的浮浅与嚣张。

外滩，从 1846 年这里建造起第一幢带有外廊的房子，到成为殖民时代遗留在东方最著名的天际线，到所有洋行大楼的旗杆上红旗飘飘的今天，仿佛沧海桑田，但它一直是一条寂寞的、没有归属感又不甘心的泥滩。它对自己的出身庆幸又厌恶，对自己的面容骄傲又自卑，对自己的归宿迷茫又计较，对自己的寂寞害怕又执着，对自己的将来期待又不敢期待……

站在上海大厦顶楼的露台上——我猜想这就是 70 年代，外国记者、外国元首和周恩来眺望外滩的地方——我望见阳光里的外滩源，大规模的拆迁已经结束，土地也平整好了，平整好的土地，拆空的大楼，看上去充满了寂寞——闪闪发光的寂寞。

我想起了一连串的名字：黑格将军、基辛格国务卿、蓬皮杜总统、田中角荣首相，他们是在海禁时代后第一批目睹外滩面貌的西方领袖，都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敌人。70 年代，他们来了，那些穿着深色大衣的人，带来了中国终于要重归世界秩序的消息。

我猜想着当年他们站在这里，俯视外滩的心情，猜想着他们在这熟悉而陌生的景象前内心的真实感受，我想他们是好奇的。即使他们亲眼见到外滩四处红旗飘飘，但还是不肯定它到底变了多少。这样的情形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红旗方阵有所不同，我想他们能感受到有股异己的力量潜伏着。

果然现在它变了不少。这曾经是西方政治领袖们预感会发生的事，现在，它非政治性地发生了。我可以肯定，这种回到 1937 年炸弹落下的前一天，再向繁华世界出发的外滩理想，与其说是政治的，不如说是生意的。外滩是个不用政治思维的地方，它只会将政治化为生意，将政治的价值观化为生意的价值观，它无限渴望重归自由港的身份，渴望自己处在各大洋的中轴线上，渴望在危险面前自己能说 Maskee，盼望这句无心无肺的 Maskee，能再成就一次城市的经济奇迹。

可是，纵使烟尘滚滚，从 1922 年外滩改造，到如今外滩源拆迁，建筑垃圾与灰尘的硝烟滚滚而来，它就真能回去从前吗？纵使这二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从大楼里面，到堤岸和街道，处处大动干戈，如考古现场，它就真能再现外滩源吗？即使它能，外滩就真值得这么做吗？

细看那阳光照耀下二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到处都是寂寞。那是因为它的身体被钟爱，但它的心灵却被再次忽略不计。

巨鹿路向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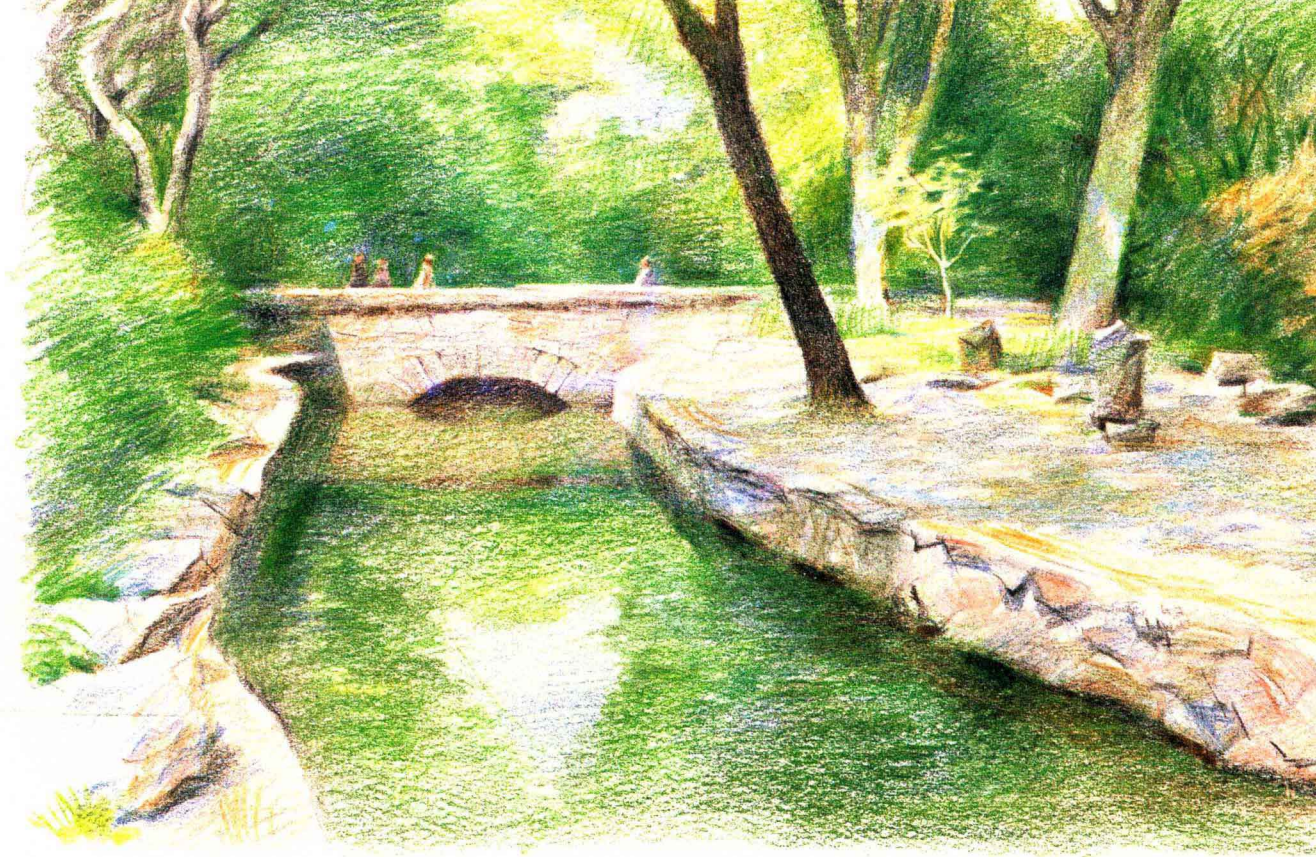
初春时节，人行道上树梢萌出嫩黄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马路两侧的洋房也仿佛从严冬中苏醒，一派春和景明的
气象。

左侧 889 号里是 1929 年建成的九栋英式洋房，最早是
英国荷兰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外籍员工宿舍，1951 年拿
来改为空军招待所。70 年代林立果小舰队基地落脚此地。
现在高墙深院被改造成好几座酒楼，食客们是否还记得
当年的刀光剑影？



思南公馆

思南公馆始建于1920年，吸引了当时军政要员、有钱人和知名艺人迁入，成为当时上流社会居停和聚会之所。1949年以后洋房逐渐变为七十二家房客，逼仄破败。近年置换修葺，成为时尚地标。



虹口公园的石桥

虹口公园在1905年建成开放。

1932年4月29日，这里发生了“虹口公园炸弹案”，韩国人尹奉吉向日本占领军集会的主席台投掷炸弹，炸死占领军司令白川、日本侨民居留团团长河端，重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，轰动一时。

1988年，公园更名为鲁迅公园。

据母亲回忆，当年我家住虹口公园附近的横浜桥，母亲分娩前一晚，还去公园散步，次日中午便生下我。

现在的虹口公园热闹非凡，唱歌跳舞久久不散。只有石桥和小溪安静如旧。





美琪大戏院

1941 年上海就有如此气派的剧场。现在，每天早上，助动车的洪流和美领馆签证处排队的汹汹人群，汇聚在一起，沿南阳路、奉贤路一路奔突，使当年的亚洲第一变得暗淡无光。

美琪大戏院曾经有梅兰芳、乌兰诺娃等大师的足迹。1955 年，周恩来召集各省市书记，谈“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”也是在这里。

延安东路轮渡

在陆家嘴高楼起来之前，没有大桥、隧道、地铁，去浦东，仿佛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。浦东的方言有别样的韵致，他们把去浦西说成去上海。陆家嘴一带除了船厂的吊车和风向塔，一眼望去，平平的一片。

延安东路尽头，这里有过终战纪念碑和垂爱人间的双翼天使，日

本人占领时被拆除。60年代后期，所有的娱乐全部停止了，无聊透顶的市民有一项到海员俱乐部门口围观外国人的消遣，地点就是今天正对轮渡的华尔道夫酒店。我当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时候，只见天天晚上如“攻打冬宫”。

罗丽丹和伊文思的纪录片《愚公移山》有一个镜头，就在这个码头，栈桥上一个大男孩不断拍打着小男孩的脑袋，海关的钟声在潮湿的空气里颤抖，和今天听到的一模一样。

